An abstract sculpture made of weathered, light-colored wooden beams. The beams are arranged in a complex, overlapping structure, with some horizontal and some diagonal, creating a sense of dynamic tension and organic form.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textured surface.

新活水

Fountain of
Creativity

雙月刊 | 第26期 | 2009.10

總統文化獎 特輯

原住民藝術與音樂

林麗珍VS.葉錦添

土石流防災報導



原民
專題

從一根木頭反省部落的生活

文◎彭蕙仙

圖◎拉黑子工作室／提供

▲ 32歲那年的拉黑子從颱風中生還，身體與靈魂都獲得了重生。圖為拉黑子凝視莫拉克颱風之後的台東海岸。

拉黑子的漂流木創作

一九九四年之前，拉黑子·達立夫不會唱歌。

那年夏天提姆颱風來時，他正在自己位於秀姑巒溪口的工作室，「忽」一下，一邊的牆壁沒有了，再忽三聲，拉黑子說：「我發現自己站在四面空曠中。」他已無處躲藏，下一個「忽」就要把他帶走。拉黑子的心糾結不平，決定跟颱風「商量」：「請你給我一分鐘，一分鐘就好，讓我可以逃走。」

三個未了不能死

那年拉黑子三十二歲，他跟颱風說：「我還有三個責任未了，我不能死。」這三個責任是，第一，父母的栽培還沒有回報；第二，還沒有看到族人的成長；第三，還有下一代要教養。接著，從來沒有唱過歌的拉黑子開始對颱風吟唱；而風狂雨暴未曾稍歇。

秀姑巒溪爆滿，水流湍急，拉黑子被不斷撞擊，之後昏倒。第二天意識清醒後發現自己被沖到路邊，大水退潮力量其大無比，沖拉著他，「我完了！」他心裡想。但颱風好似真的聽了他前一晚的吟唱，給了拉黑子奮力一游的機會。

父母已叫弟弟去海口找尋拉黑子的屍體，沒想到卻看到他全身血淋淋的出現了。這場颱風徹底改變了拉黑子的創作，是他身體上更是靈魂上的重生。他體會到一個藝術家最重要的是找到生命力；對他來說，生命力來自與自己對話、與環境對話，以及與族人對話；提姆颱風



幸運生還的那個早晨，他回家時，看到十多個家人族人擠在一個極小的防空洞裡躲風雨，他們看到拉黑子時驚嚇安慰，表情極為複雜，那一幕，成了拉黑子此後不能磨滅的景象。

一九九一年回到部落之前，拉黑子已是台北有名的室內設計師。但是他初到台北時，原住民的身分（「那時叫「山人」啦。」拉黑子補充）加上只有國中的學歷，不會講國語、更不會講台語，讓拉黑子在都市裡備嘗辛苦與辛酸；從一個「建築工地的小弟」到「建築師事務所設計主任」，戲劇化的過程，充滿了拉黑子絕不放棄的毅力。

深藏不露的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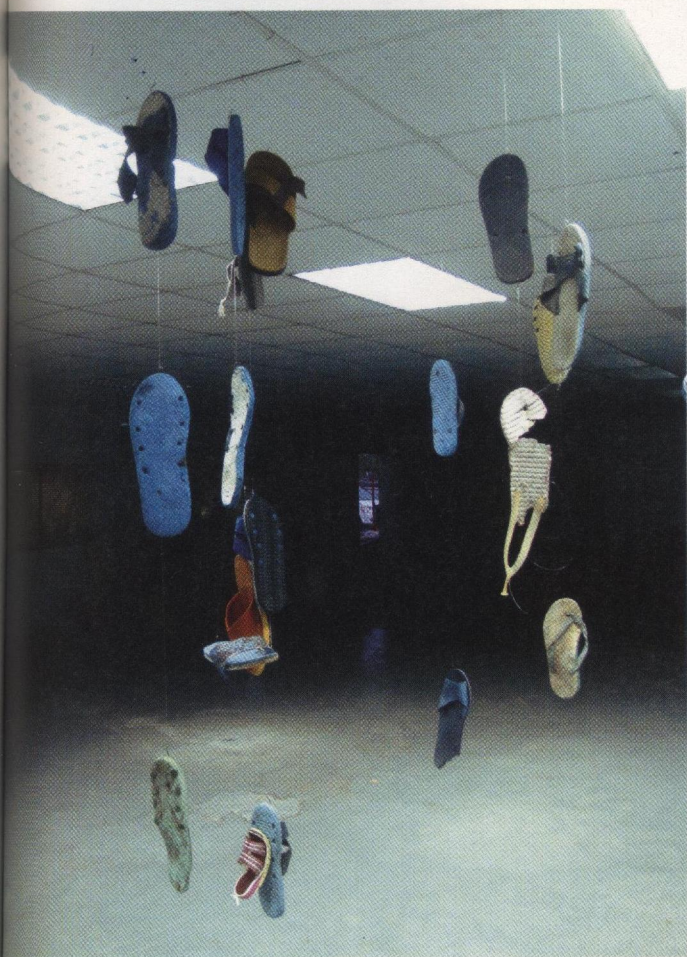
拉黑子到台北工作，一開始就決定不要只做個建築

工人，「看到族人一家人窩在工地的一個小角落，孩子也沒有人照顧，那種生活不是我要的。」因此他在工地除了做必須要做的粗工，有空就去看設計圖，雖然什麼都不懂，但就是看，「看一百遍，你也知道到底在畫什麼。」這種死記、硬記的工夫到後來他有機會去到一家建築師事務所做打雜小弟時，更發揮得淋漓盡致。

拉黑子知道自己在工地學的不夠，就去找事務所的工作，事務所讓他做搬工、送圖小弟。拉黑子在台北沒地方住，偷偷住在事務所的辦公室裡一年多沒人發現，換洗衣物和簡單行李就藏在廁所天花板裡。晚上時間，拉黑子一本一本讀著設計師的設計圖和他們的國外室內設計書，「英文我連二十六個字母都搞不清楚，但是看設計圖就是看圖啊，可以溝通。」這種武俠小說裡才有的偷學武功秘笈、吸收日月精華的情節，真的就發生在拉黑子身上。

拉黑子以跟班者的身分隨設計師出去跟客戶談案子，一邊聽業者的需求，一邊聽設計師的設計理念，回去後，自己畫設計圖、放樣——沒人知道。某個設計案一直沒有辦法得到客戶認同，眼見生意就要泡湯了，老闆煩的不知怎麼辦，下了班又轉回辦公室，驚見拉黑子在裡面，還發現他在畫圖，而且，畫得非常合理。拉黑子鼓起勇氣建議老闆，明天由他去跟業主談談看吧，死馬當活馬醫，老闆也同意了。

拉黑子幫公司爭取到了這個案子，從此之後老闆和同事才知道原來公司裡藏了這樣一位高手。更多的機會



1

2

1 圖中的拉黑子正在創作2009年9至12月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展覽的作品《另起爐灶》。

2 拉黑子新作：《颱風計劃》。他蒐集了三千隻破損的拖鞋，以行動藝術的方式展現他期許災民找到重新站起來的力量。圖為他保留在工作室內的一小部份拖鞋，用另外一種形式呈現創作的不同面貌。——彭蕙仙／攝影

來到拉黑子身上，他像海綿一樣拚命學習、不斷吸收，「我知道自己本來的條件不足，我要進修，要讀很多書，要比別人努力好幾倍才行。」拉黑子日夜苦讀，整個生命的視野開闊了，「我思索，藝術到底是什麼、我，拉黑子，一個阿美族人，又要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上？」

什麼是原住民藝術？

原住民運動展開後，拉黑子回到部落開始做文史工作，在山裡行走、或者溯溪而上，走入族人生命的核心。他與部落耆老交談、參與部落的活動、探尋舊部落，在廢棄的建築中找出枯木，省思建築的水泥化在整個族人的生活 and 思維中，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從「木頭」，拉黑子反省到部落族人的未來。他說，藝術最重要的是創作的概念，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做為一個藝術家，拉黑子認為他的任務是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為族群文化的精神找到一種最好的呈現，不必要落入形式；拉黑子曾經因為作品「看不出原住民的形象」而遭到競賽單位退件，也因此引發「什麼是原住民藝術」的熱烈討論；拉黑子用自己的遭

遇迫使自己、原住民藝術家和外界必須思索是否在所謂的多元尊重中，其實依然潛伏著刻板的框架，也就是說原住民藝術就該有原住民藝術該有的樣子？「為什麼原住民的創作就要有讓人一看就知道的符碼和形式呢？」拉黑子的質疑最終呈現在他的作品中——他被稱為是原住民抽象木雕造型新風格的開拓者，大量的影響了許多後輩原住民藝術工作者。

漂流是相遇的開始

拉黑子是最早使用漂流木創作的藝術家，漂流木讓他看見了部落與生命變遷的歷程，他說，一棵樹從生長，歷經盛衰榮枯後由山峰跌落山谷，再經過四季天候冷熱環境的洗禮、微生物的侵蝕分解、溪水及海浪沖刷拍打的過程，最後成了海邊的一塊漂流木，創作者凝視著，深思著：原來漂流是相遇的開始。

拉黑子至今仍堅持要親自揸過每一塊創作的漂流木，「三十公斤、六十公斤，我都揸，因為藝術就是勞動。」拉黑子說，從在海邊選定漂流木開始，他就與木頭對話，揸著漂流木走過崎嶇不平的海邊、山路，他跟木頭討論心中的想法，「有時是辯論。」一直辯到工作室還停不下來，「有次花了兩天兩夜才下刀，因為木頭有自己的想法，我得說服它。」除了自己已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創作者，在部落裡是年齡階層制度裡最高一級mama-no-kapah（青年之父）的帶領者的拉黑子，負責帶領部落青年，組織及管理整個部落，他也引導部落的年輕人，如陳燦明、達耐、達立夫、吳文成、吳全達等進行創作。這麼多年來，他始終沒忘記那次跟颱風討價還價時的許諾：教育與傳承新一代，又一代。

如今的拉黑子已是一位善歌者，你知道我生命的力量是什麼嗎？「是歌。」他說。■